

《风语》作者麦家探秘重庆黑室

“这一定是黑室侦听部门。回去我将对《风语》系列书进行修订,尽量在时间、地点等方面还原原貌。”7日下午,著名作家麦家站在南山黄桷垭人头山的顶峰感慨。麦家是看到重庆媒体报道《央视热播剧〈风语〉,黑室原型就在黄桷垭》后,为发掘重庆抗战文化和丰富其小说《风语》专程来渝。

实地踏访抗战时期专门破译日军军事密码的黑室后,麦家感觉熟悉而震惊。

黑室揭秘:人头山峰几乎被挖空

电视剧《风语》没有指明黑室具体位置,只含糊透露说位于重庆主城区某座大山里,挂着一块“中美合办皮革研究所”的牌子掩饰。记者经多方打探核实,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黑室名字应该就是军技室,负责对日军密电的监听、破译等,抗战爆发后在黄桷垭建立。

麦家说,作为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,黑室在重庆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概念,遗憾的是人们对其了解太少了。他说,重庆陪都的历史故事对一个小说家太具有诱惑力了,他计划今年来重庆休一段时间的假,慢慢了解。

洞口半人高荒草

如今,黄桷垭中药研究院内有一批挂着“中央工业实验研究所”牌子的抗战时期文物建筑,黑室的行政和破译机构即秘密设置于此。而对面两公里外一处名为人头山的山顶,则是其密码监听处。

人头山山嘴上,近千平方米开阔地段上,尚存房屋一栋和大片条石屋基。房屋旁边,则是一座已经荒废的篮球场。上行50米,至人头山峰,山峰周围分布着十来个不规则的洞口,半人高的荒草掩映。山峰几乎被挖空,隧洞纵横交错,约两米高,宽窄不一,凹凸不平。

麦家认为,任何一处密电破译机构,侦听和破译绝对是分属两

个地方,电视剧《风语》中这点与实际不符。麦家说,特别是黄桷垭人头山遗址,一看就是当年黑室的侦听部门。整个山峰被挖空,几条U字形隧道相对独立,正好符合谍报部门相互保密的需要,每条隧道应该就是一个科室,分别担负不同的任务。

蒋介石指示成立

当年在黑室内工作的密电破译天才池步洲在回忆录中描述,为整合对日密码破译技术力量,1940年,蒋介石命令组建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。

军技室约400—500人,下设6个小组,各组分工为:第一、二、三组负责破译日本密电码,第四组负责收报,第五组负责总务,第六组负责破译中文密电码。其中,第四组的人员最多。军技室设在黄桷垭刘家花园内。为方便侦查,第四组设在刘家花园对面的高山上,即人头山。当时侦听组拦截的密电码,主要通过骑马送到刘家花园即今中药研究院位置破译。

国共合作传佳话

池步洲在回忆录中提到,当时黑室还演绎了一段国共合作的佳话。当时黑室截获了大量日本陆军无线日文密电报材料,由密电研究组副主任霍实子、李直峰负责破译。但当时尚未找到对日文双重密电报的报头报尾

《风语》·黑室

黑室1919年起源于美国,曾创下10年内破译5.5万余份日本密电的骄人纪录。1929年,美国黑室关闭。该机构负责人亚德利1938年来渝,创建中国黑室,破译日本军事密码。

《风语》·故事

《风语》取材于真实历史,讲述的是留日数学家陈家鹤携日本籍妻子,经过千难万阻,躲过日特重重追杀,回到重庆投身抗战,加入国民党组建的黑室,多次粉碎日军阴谋。

《风语》·作者

麦家,著名作家,现年47岁,浙江人,茅盾文学奖获得者,代表作有《解密》、《暗算》、《风声》等。

黑室天才后人 就住在重庆

《风语》中,数学家陈家鹤是第一主角,屡屡破译日军密电。从历史资料看,陈家鹤原型应该为密码天才池步洲。记者调查时意外发现,池步洲儿子白滨哲雄竟然身居重庆。

天才日本归来抗日

池步洲1908年生于福建闽清县,1927年前往日本,先后在东京大学、早稻田大学学习,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相爱结婚。1937年,他毅然携妻及三个子女回国,希望投身抗战报国。随后经人介绍,池步洲进入中统,侦收日军密电码,并进行研译。

1941年12月3日,池步洲通过破译截获一份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,确定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的日期。随后,他又破获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电报。美军据此派出16架战斗机拦截,击毙山本五十六。

抗战结束,池步洲反对内战,放弃密电码研译工作,去了上海工作。解放前夕,他自问一生清白,拒绝撤退台湾。池步洲晚年陪伴妻子回到日本,2003年在日本神户逝世。

他的儿子现居重庆

采访中,记者意外获悉,池

步洲儿子白滨哲雄身居重庆,手里保存着父亲的回忆录《一片丹心破日寇》的手稿。

重庆曲艺家曾令弟几年前曾创作十一回评书《抗战儒将池步洲》。他透露,这部评书起源就是池步洲的回忆录手稿《一片丹心破日寇》,提供者则是池步洲长子白滨哲雄。当时,白滨哲雄是曾令弟主讲的巴渝书场常客。白滨哲雄1935年6月9日出生于东京,卢沟桥事变后随父母共赴国难。解放后,他一直住在重庆,文革结束后改从母姓,上世纪80年代初随父母全家迁往神户,并持美国绿卡。

1997年后,白滨哲雄和妻子因难舍故土,又回到重庆。他酷爱听评书,最终出于对曾令弟的信任,将父亲从未发表过的回忆录完整送给曾令弟,让其改编成评书。

根据曾令弟提供的线索,7日记者找到白滨哲雄在沙坪坝区半月楼的租住处,但邻居说他已经搬迁。记者辗转找到其座机和手机号码,虽然依然身居沙坪坝某地,但白滨哲雄婉拒了记者采访。邻居介绍,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老人家,许多人了解其身世,平常都叫他白滨,他待人谦和,没事就爱在重庆四处逛逛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被拐20年 小伙奇迹寻到生母

20年前,一名7岁的男孩被拐卖,相继被转送了3户人家,最终遭遗弃流浪街头。多年来,他历经沿街乞讨、扒火车、睡票房,甚至还沦为街头小混混,并因犯抢劫罪被判6年徒刑。如今,27岁的他遇到心上人,谈婚论嫁时却因没有合法身份无法登记结婚。小伙子决定只身北上寻找生身父母……

3月7日,小伙子几经波折竟美梦成真:他和阔别20年的生身母亲相聚了!

寻亲

3月4日,沈阳广播电视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:一名农民工打扮的小伙子急匆匆要找交通广播《司机奇遇记》栏目组,他称来自河北,到沈阳寻亲,却拿不出身份证。他手里拎着一只破旧的提包,衣着单薄,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。

栏目组记者博文接待了小伙子。言谈举止中,博文发现小伙子语速流利,思维正常。但小伙子讲述的事情却令人坠入云里雾里(以下是小伙子的自述):

“我叫洪万国,今年27岁。20年前,7岁的我被爷爷、姑姑领着乘上火车,好像说去天津玩。可不知什么原因,车到山海关附近,爷爷、姑姑不见了,出现一个阿姨,她手里拿着各种好吃的,哄我不要哭闹。就此,我和亲人失去了联系。”

拐卖

小伙子说,他先是被这个阿姨领到一户人家。很快由于他既能吃又淘气,被这户人家转送给另一户人家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还是因为这个原因,他又被转送到第三户人家。好景不长,他被第三户人家遗弃。

此后,十几岁的他扒火车来到首都北京,成为一名流浪儿童。这期间,他曾上街乞讨、捡拾破烂维生,晚上就睡在火车站的票房里,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。“相比遭受流浪者中成年人或大孩子的虐待,挨饿受冻真的算不了什么。”他说。

一次,他和另外几个流浪孩子被大人逼迫去抢劫,当时,他正患感冒发烧体力不支,被人发现后尽管发疯似的逃,但最终没能逃掉,被抓住扭送公安机关。由于案发时他未满18周岁,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6年。

歧途

洪万国说,每到夜幕降临,他就感到孤单寂寞;每到逢年过节,他更觉得自己是多余的;眼看着别人给家人写信,亲人定期来监狱探望,自己却孤零零的,他甚至萌动轻生念头。

幸运的是,在监狱中,管教用温情全力挽救这个失足少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几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,洪万国不仅拥有了健康的体魄,而且建立了崭新的人生观。

出狱后,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:打零工、卖苦力、蹬三轮车……然而,现实是冷酷的:因为他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,到哪里打工都会受到歧视,被开除、遭克扣工资是常事,别人可以依法维权,他却连自己的年龄都证明不了。“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和兄弟姐妹,都有家,我的家在哪里?我的亲人在哪里?”他在心里无数遍问苍天,却得不到答案。

爱情

上苍是公平的。在洪万国身遇

困境时,一个美丽的女孩翩然而至。她是他打工时遇到的同事,善良的女孩被洪万国坎坷的身世打动了,更被他自立自强的精神所感染,爱情的丘比特之箭射入两个年轻人的心房……

一转眼,洪万国27岁了。不知不觉中,他和心上人从相识到相恋相知,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然而,一个严峻的问题出现在这对情侣面前:因为洪万国没有身份证,民政部门无法为他们注册登记结婚。

“那一刻,我感到自己跌入万丈深渊。上苍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?”洪万国回忆,“在别人眼里,身份证只是一个小卡片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,可是它对于我,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!”

“亲爱的,别灰心,我支持你去寻找父母,寻找身份证明!”热恋女友的一番话,重新点燃了洪万国的寻亲信心。

坎坷

“被拐卖那一年,我才7岁。我只记得自己的名字,还有父母的名字,但他们的样子我一点记不住了。还有,我依稀记得,我家住的是两间平房,还养着几只鸡……”洪万国说,另外,当年那个领自己走的阿姨好像说过,他的老家在吉林、辽宁一带。

就这样,凭着这些少得可怜的线索,洪万国踏上北上寻亲的历程。第一站,他赶到吉林长春。当地一家报社刊发出寻亲报道,尽管相继有三四名市民来见面,但最终一一否定。有人说,姓洪好像是朝鲜族,建议他去延边一带。于是,第二站,洪万国赶到延边。当地的广播电台出手相助,很可惜,也没能如他所愿。

“沈阳是东北的枢纽城市,去那碰碰运气吧!”延边当地的民政部门建议,并为洪万国买了一张火车票。就这样,他来到沈阳市。

波折

这一次,他有了经验,直奔沈阳广播电视台。

得知洪万国的特殊身世与坎坷遭遇,交通广播《司机奇遇记》栏目组联手《直播生活》栏目组,分别通过荧屏与无线电波,为洪万国寻亲。

一天,两天……3月5日,寻亲仍杳无音讯。“小洪,你的口音挺像沟帮子一带,你去那找找看!”一位好心人说。寻亲心切的洪万国顾不得大家的劝说,只身乘火车赶往沟帮子。抵达沟帮子后,他一个人转悠了大半天,也没有任何收获。这期间,又遇到好心人说:“你姓洪,去兴城找找看,那里有个村子,村里人都姓洪。”于是,3月6日,他又乘车赶往兴城。这一次,还是遭遇失望。又有好心人劝他,丹东朝鲜族多,去那看看。3月7日上午,洪万国又买了一张“山海关至丹东”的火车票,登上列车。

3月7日上午,一个电话打入交通广播《司机奇遇记》栏目组。一名姓潘的男子自称认识洪万国,洪万国正是他寻找了20年的外甥!

折磨

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吗?交通广播《司机奇遇记》栏目组记者博文为慎重起见,从潘先生手中要来崔玲(洪万国自称母亲也叫崔玲)的电话。博文与崔玲女士先通了电话,经过一番攀谈,崔玲女士所述往事很多细节与洪万国说的惊人相似。

记者博文立即拨通洪万国的

手机。此时,是3月7日上午10时许,洪万国正在火车上,巧的是,火车距下一站沟帮子还有半个小时,而崔玲女士就居住在沟帮子!

半个小时,似乎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。洪万国的心里七上八下,他不相信幸福出现得如此突然。漫长的寻亲历程中,他想过要给热恋的女友打电话或发短信,但几经犹豫后还是放弃了,他怕即将见到的这个女人不是母亲,女友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。“一切,都让我自己来扛吧!”他在心底说。

重逢

火车站。洪万国与崔玲女士相见,四目相对,惊人相似的两张面孔。语言是多余的,母子二人抱头痛哭……

崔玲女士回忆,洪万国7岁那年,他和丈夫因故离异,她带着洪万国住在吉林白城的母亲家。那次洪万国的爷爷、姑姑来到白城,说洪万国的父亲想把儿子接过去住一段时间。没料到,半途中,亲人竟意外失散了!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的眼泪都快哭干啦!”崔玲女士说,20年来,她多次梦见儿子,每次都在泪水中惊醒。虽然她与丈夫离异了,但自从洪万国丢了,丈夫一家人多次向崔玲女士表示忏悔。可是,茫茫人海中,自己的儿子在哪里呀?骨肉分离的痛楚,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洪万国的双亲。

崔玲女士说,潘先生是她姨家的弟弟,是洪万国的五舅。幸亏他在沈阳居住,不经意间通过媒体看到寻亲报道。

“这真是一个奇迹!”所有人重复着同一句话。

据《沈阳晚报》